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三十二回 競優秀禮帽作舞蹈 寄感慨鼓板繞餘音

卻說那兩人正是第一回上借他作引的劉哈兒同馬回子。他兩人出了毛廁，拉拉扯扯喧嚷嚷向園中闖了一回。闖進個酒棚去喝了一回，又醉醺醺的闖出酒棚。卻好前有兩位優秀人物。兩個人說著笑著分頭直撞過去，一人一個，那兩位優秀人物的禮帽便咯碌碌撞將下來，像兩個西瓜般在地上亂轉。優秀人物不覺勃然大怒。他兩人笑道：「怪不得人家說聖天子天與人歸，百靈呵護，連這兩個帽兒也靈起來，在那裡舞蹈山呼哩。」說時，向地上拾了起來，一人一個捧給優秀人物道：「這樣貴重的帽子，爺們帶也不像一根便戴了，逃走了可通緝也不中用呢。」

說完笑個不住。兩位優秀人物原想大發威風的，如今見他們兩行的說的，七分醉三分瘋模樣，倒沒法奈何他們，向他們盯了幾眼，拿著帽子走了。兩人看他們去遠了，直笑得酒都險些嘔出來，拍手跌足向著前邊道：「帽子逃走了，快些來呀！」

一路說，一路笑，直到大鼓棚裡來。

京裡的大鼓書場本是非常簡單的。兩張長凳一隻半桌，青瓦茶壺組窯茶杯一副而外，只有一副大鼓行頭罷了。這天卻靠著聖天子洪福，也裝點得有聲有色。那棚前綴著三個紅紙球，球下垂著五彩紙穗臨風搖曳著，一溜懸著四盞紅燈，兩根棚柱上黏著一副對聯道：

男兒愛國爭先聽

聖主開基第一棚

不知道是誰的手筆，居然典麗確切。他們兩人原不理會這些，正往裡走，忽聽耳旁一聲霹靂道：「二位來呀！」兩人不覺一驚，回頭看時，才見一個滿臉肥麻一頭黃髮的通州婆子立在個凳上，嘻開著嘴喊呢。進了棚子，也有幾個客位，滿坐著許多聽客，也有鬍頭高蹺的，也有氈笠草履的，也有短襟窄袖的。

雖是個大鼓棚兒，倒也成個五族共和的模樣。

兩人挨個座頭坐了，見場上還沒開唱，一個戴著氈帽銜著旱煙袋的正抹拭著鼓板呢。停了一回，從場後走出個女子來，紮著腳管，挽著個高髻，略點了一痕胭脂，向眾人擺（扭）了一擺（扭），將鼓板試了一回，才念出四句開篇來道：

揖讓徵討各一時，前人事是後人師。

花開花落空庭裡，狼藉東風付剩脂。

眾人喝了一聲彩，兩人也莫名其妙的跟著喝采。那女子停了一回，向著台下道：「今天唱的是一套最新的故事兒，名目叫《天子萬年》。待奴點起鼓板，慢慢唱來。」說完喝了口茶，將板子和了和，向台下一笑，唱將起來道：

天嫌寂寞，地苦蕭條，山川河岳，清與偏高。吩咐那造化兒曹，將興亡治亂，一代代編做悲歡材料。

倩廿四朝皇帝，裝個塊壘，把三萬里山河，捆做腰包。

咯咚咚鼓亂響，嗒喇喇板輕敲，香噴玉顆，紅破櫻桃，舌尖上跳出個新朝。

唱到這兒，眾人又喝起彩來，他便略停頓了一頓，唱道：

天子當朝，濟濟群僚。文的是西瓜帽，武的〔是〕葫蘆腰；文的是四綱六常，武的是七略八韜；文的是額骨朝地碰，武的是腳底向天蹺；文的鑽，武的跳；文的喘，武的號。熱烘烘，亂糟糟，七手八腳捧出大英豪。天子說卿等功高，孤王命好，一個個封做一百零八等子男號。

眾人聽了，笑個不住。女子又頓了頓再唱道：

功成名就，酒酣飯飽，太平無事，落得逍遙。華東館眼花撩亂了山西佬，三樂園車輪碾碎了書呆腦。

簾前逢大敵，帶底侍兒驕，校外倚斜陽，眼裡縫窮俏。

這都是四海昇平，聖天子成就的新諧笑。

眾人聽了，雖有曉得的，有不曉得的，只覺他唱的聲調鏗鏘，便不曉得也愛聽將下去。女子便再接著唱道：

侯門路遙，深閨夢遙，翩翩公子，怎流連大道。

才賦月團口樂，捐棄秋風早。室邇人遠，魚沉雁杳，軟哈哈太阿持倒，主人翁禁錮牀頭了。自古人無百歲好，狗無一日飽，便貴為天子，也有個下梢。

唱到這兒，將鼓板緊了一緊道：

堯天高，舜日遙，翻四千年舊案，別把河山造。

千門萬戶，春風一到，吹遍宮花宮草。怕才過陳橋，又得漁陽報，把我這新歌驚破了，把我這新歌驚破了。

詩曰：

萬里山河近夕陽，衣冠百輩頌王皇。